

美国少女日记·亲爱的祖国

血染的冬天



艾贝盖尔·珍·斯特沃特的革命战争日记

〔美〕克里斯蒂娜·格雷戈里 著 李金慧 译

宾夕法尼亚 瓦利福奇峡谷 1777年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读物

2712.64
637/1

美国少女日记·亲爱的祖国



★ 血染的冬天

藏书

艾贝盖尔·珍·斯特沃特的革命战争日记

〔美〕克里斯蒂娜·格雷戈里 著 李金慧 译

宾夕法尼亚 瓦利福奇峡谷 1777年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35

©1996 by Kristiana Gregory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梁春芳 李相玲
封面设计：安璐 张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血染的冬天

Xueran de Dongtian

(美) 克里斯蒂娜·格雷戈里 著
李金慧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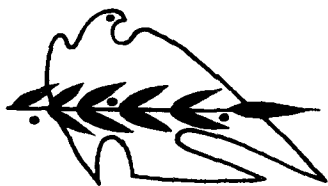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196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0091-9/I·1066 定价：18.60元



1777年12月1日 星期一

眼看着太阳就要出来了，可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们一直在盼望着，等待着。什么事能让他耽搁这么久呢？小赛莉一次次地跑到外面寒冷的台阶上向大路上张望，可是大路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霏霏晨雾笼罩着一切。

今天早晨四点半我们就起床了。我点着了炉火。为了让炉火燃得更旺，我把围裙都弄脏了。是妈妈的喊叫声惊醒了我们。我和爱丽贝丝听到妈妈的叫喊声，急忙忙从床上爬起来，登开被子，向楼下奔去。由于太着急，我的一只脚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在妈妈床边，一支高高的蜡烛正在燃烧，烛光照亮了整个房间。妈妈的脸上布满阴郁的神情，我告诉她爸爸已赶着马车出去了，一会儿他就会带着西维斯夫人回来。

“艾贝，”她说，“我肚子中的小宝宝等不得西维斯夫人来了。”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又一次地大叫起来。我也开始哭泣，可怜的妈妈！爱



丽贝丝在妈妈的前额敷上一块冷毛巾，并让我到窗前和赛莉一起等爸爸。我不喜欢等待！

终于，我们听到了爸爸的马车声。我和赛莉跑出门外，挥动着双臂喊道：“快点！快点！”

西维斯夫人向我们微笑着走进厨房。我们把她的披风挂在壁炉边，然后像一个个焦急的小鸭子一样跟在她的后面。她来得可真是时候啊。妈妈又一次痛苦地尖叫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

“啊，是个儿子！”西维斯夫人高兴地说。

爸爸狂笑着跑出房屋，高兴得把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我真切地听到他的笑声在寒冷的空中回响。

他真是太幸福了，幸福得想要让全宾夕法尼亚人都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是我却看见妈妈的眼里充满了忧郁。和我一样，她似乎也在担心着什么。

1777年12月3日 星期三

我家的小宝宝病了。我和爱丽贝丝从学校回来帮助妈妈照看小宝宝。

昨天晚上，当我把小赛莉放在她的床上时，她接着



我的脖子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个宝宝会像其他的孩子那样死去吗？”她抽抽噎噎地问。

爱丽贝丝跪起来亲了一下赛莉，我看她也哭了，最后我也跟着她们一起抽泣起来。

妈妈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三个女孩——也就是我、爱丽贝丝和赛莉。现在算起来，我家还应该还有六个男孩，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个兄弟活过他人生的第一个冬季。

赛莉终于在抽抽噎噎的哭泣中独自睡着了。她睡着后，我和爱丽贝丝躺在床上，说着悄悄话。不一会儿，爱丽贝丝也静静地睡着了。我慢慢地爬过冰凉的木板向窗外望去。在树木的掩映下，一条小溪像缎带一样向斯古吉尔河延伸着。在那个地方有一幢楼房，西维斯夫人就住在那里。此时此刻，她楼上的窗子正闪烁着烛光。我多么希望她还没有睡觉，和我一样正为我家的宝宝祈祷着。





1777年12月6日 星期六

木匠沃克先生骑在一张新摇床上，这是他刚刚给我家做的。当他问起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时，爸爸看了看妈妈，妈妈也看了看爸爸，我和爱丽贝丝也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又和赛莉对视了一下。宝宝来到人世已有五天了，但我们还没有给他起名呢。

爸爸把摇床放在炉边，但不太近，却紧挨着一个石凳，那是个温暖的地方。妈妈抱了一会儿孩子，然后把他放到床上，包在毯子中。“我喜欢约翰这个名字。”妈妈静静地说。

爸爸微笑着看着妈妈：“是的，约翰是个很好听的名字——约翰·爱德华。”

现在，爱丽贝丝、赛莉和我真正有了一个弟弟——约翰·爱德华·斯特沃特。他是那样的弱小，又是那样的安静，以至于晚饭后我向摇床里瞥他一眼，竟一时把他当成是赛莉的洋娃娃。

夜晚好冷啊，特别是关着门的楼上更冷。我们把床移到壁炉的烟筒边取暖。从睡帽里掉出来的带子使我的



皮肤发痒，但是早晨醒来时睡帽仍在我的头上，它为我遮挡着寒风的侵袭。

一群鹿从芒特乔伊山和麦哲雷山跑下来，它们来到我家果园。果园的地上掉满了果实，那些鹿来这里就是为了吃落在地上的苹果。

1777年12月7日 星期天

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天空飘下了冰冷的雨丝。因为风太大了，我强烈地请求妈妈和宝宝约翰呆在家中。湿漉漉的树叶飘落在马车上，在充满泥泞的大路上飞扬。除了那些常青树，瓦利福奇峡谷的树都光秃秃的，特别凄凉。河床上结了一层冰。爸爸说他感到很满足，因为我们已经为冬天的来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谷仓里堆满了用做饲料的干草，高高的草垛像一座小山；动物们也有了温暖舒适的床；地窖里装满了土豆、洋葱、胡萝卜和青萝卜。除了这些，我们还储备着牛肉和几桶苹果汁；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有足够多的干酸莓，可以拿到市场上换很多的钱。

在教堂里我们做完了祈祷。回家的路上，我们在费



特瑞尔德家门前停下了脚步，来询问费特瑞尔德太太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她用来锁门的铁链总是放在外面，这让我们有一种很受欢迎的感觉，但我不知道拜访她的人很少。她家的厨房又脏又乱，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还看见几只老鼠在碗橱中钻来钻去。

在两个月前的萨拉托加战役中，费特瑞尔德先生被捕入狱，成了英国兵的俘虏。没有人能够预料英国兵会怎么对待他。我不明白地想，她的孩子们为什么不帮帮她呢？她的八个孩子不但懒，而且还爱争吵打闹。就在我们准备告辞时，他们正相互扔着泥巴。那个恃强凌弱的汤姆把许多泥巴扔在了我的鞋上，并溅脏了我的裙摆。我被激怒了，绕到马车后踢了他一脚。他跑开了，两个拇指按在耳朵上，舌头伸出嘴巴外，一副顽皮相。我非常讨厌他，他和我同岁，都是十一岁，但他却仅仅是个不懂事的顽童。

卡雷神父和木匠沃克先生准时来到我们家吃晚饭，他们全身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爱丽贝丝把他们的大衣挂在炉子旁（大衣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我和赛莉为他们每人摆上一份炖熟的南瓜。当他们把一个坏消息告诉我们时，妈妈的脸顿时变得煞白。他们的消息是这样的：

英国人准备占领怀特玛斯，但现在他们已退到费城，那是我们的首府，并准备在那里过冬。听了这个消息



息，我们都心急如焚：哈妮姑姑、爸爸的三个兄弟以及我们众多的堂兄弟、表姊妹都住在费城。我提议必须尽快去解救他们。但爸爸却说，我们家的小马车很难行走十八英里的泥泞道路。



1777年12月10日 星期三

爱丽贝丝和妈妈在家，没有陪我和赛莉去学校，所以只有我和赛莉走着去学校。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阴冷的雾气。再一次回到学校，看到莫莉、鲁斯和诺米，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上课前，我们围坐在炉火边烤去身上的寒气。就在这时，我们透过玻璃窗看到了一个骑兵。男孩子们急急忙忙跑出门外，吵吵嚷嚷地向他打听消息。

“英国人又发动了一个新的战役！”骑兵说。我们立刻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开始恐惧地哭了起来。莫莉小姐用尺子敲打着桌面，她让我们拿出写字板并保持安静。

“关心自己教会的家庭在战争中会平安无事的。”她平静地说。赛莉和其他刚上学的孩子坐在第一排。她回过头看看我，我给她一个宽慰的微笑。我们是受过洗礼的孩子，爸爸会让我们得到关怀。



1777年12月12日 星期五

今天早晨，赛莉的裙子边被烧坏了，为此她气得有些发疯。事情是这样的：本应该轮到我去抱约尼（小约翰的爱称），但她非说该轮到她了。她拉起约尼的衣袖用力向外拽，几乎把我和约尼一同拉出摇床。我抬脚挡了她一下（并没有用多大劲），谁知她竟向后倒去，接着大声嚎叫起来，说我踢她了（其实我根本没踢她）。她的裙子向炉台飘去，落在炉台上，立刻燃起了火焰。我跳了起来，怀中抱着约尼，急忙用脚踩她着了火的裙子。我们的惊叫声把爸爸也招引来了。此时此刻，赛莉的左腿和脚脖子都起了水泡，因为疼痛难忍她哭了整整一下午。我又心疼又着急，和爱丽贝丝一起为她在约尼的床边安放了一张舒适的床，这样她就不必爬到楼上睡觉了。

西维斯夫人带着她的药箱来了。她还带来了一个布包，布里卷着热乎乎的玉米饼。她料理完赛莉的烧伤，就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是一个单身女人（她曾失去两个丈夫），她的侄子常来关照她，时常给她带来一些有趣的新闻。最近的新闻非常令人震惊：乔治·华盛顿总



司令率领他的军队在离这儿只有几英里的居尔泊山区扎下了营，一周之内，他们将开进我们的村庄——瓦利福奇峡谷，要在这里建造越冬的营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国军队更加猖狂地侵占宾夕法尼亚地区。

西维斯夫人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有几千名士兵要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过整个冬天。这时妈妈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说声对不起，就离开了桌子。她缓步走到窗前，双眼望着光秃秃的田野。

“军队吃什么？”她茫然地说道，“他们睡在哪儿？”

听了妈妈的话，一直躺在床上的赛莉喊道：“他们很可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妈妈！”

吃过晚饭，在我们换睡衣的时候，爱丽贝丝小声地告诉我她心中的一个秘密，并要求我向她许诺不告诉任何人。她计划缝制一件大衣，在大衣的领子里绣上她自己的名字——爱丽贝丝·安·斯特沃特。她这样做是为了让有幸穿上这件大衣的士兵能记住她的名字并来探望她。她说许多女孩子都是用这种方法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但我还是希望她不要考虑结婚的事，尽管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漂亮的少女。她如果结了婚，我会非常非常地想念她的。

此时此刻，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下伏案疾书，要把今天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烛光在袭人的冷风中摇摇曳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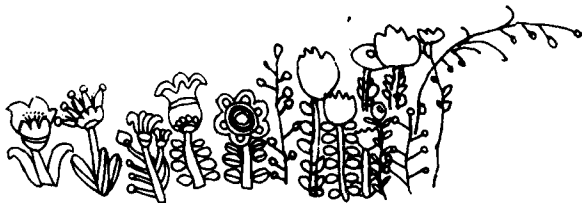


在最近一次的风暴中，我们的窗板被刮丢了。爱丽贝丝早已进入梦乡，楼下传来爸爸和妈妈的说话声。我听得出他们在为将要来到的士兵担忧，为赛莉烧伤的腿而焦虑。当然，他们更担心弱小的约翰·爱德华，担心他活不过这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

1777年12月14日 星期天

约尼不知怎么了，一整天都烦躁不安的样子。他使劲地哭啊哭，哭得抽抽噎噎。我们谁也不敢大声抱怨，只能看爸爸和妈妈的脸色行事。妈妈每两个小时喂约尼一次奶，我和赛莉换班摇他，这一次我们没有发生争吵。轮到爱丽贝丝摇他时，她用甜美的声音唱起了歌。

没有人抱约尼时，他就躺在温暖的摇床里。我跪在他的身边，用几乎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祈求地说道：“求求你，约尼，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1777年12月18日 星期四

我很早就起床了，帮助妈妈抬又大又重的水锅。生完约尼后，她的身体一直很弱，而且这个锅也太重了，有四十多磅重。我们从地窖里拿出一大块咸牛肉放进锅中，又加上八根洋葱，然后就在炉台上烤制面包。我和爱丽贝丝急急忙忙地来到井边，然后又慢慢地抬着水回来，这样水就不会从桶中溢出。天空阴沉沉的，寒气逼人。凭直觉我们感到，一场大雪就要来了。

上午十点钟，果然下起了大雪。雪粘乎乎地落在篱笆上，结成了冰；落在道路上，使道路变得更加泥泞。中午客人们纷纷来到我们家，有西维斯夫人、沃克先生和沃克太太，他们还带来了三个孩子。另一位客人是我家的邻居，他上个月死了妻子。在餐桌上，爸爸热情地欢迎来家做客的朋友。我和爱丽贝丝帮妈妈摆好碗后，爸爸双手合十开始祷告。

“今天是感恩节，是歌颂神的日子。”他说道。所有的人都虔诚地低下了头。我站在他的椅子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着赛莉，看她是不是真地没有拿馅饼。最



后我确认，她的确没有拿。爸爸祈祷着，为我们的军队，让上帝保佑他们尽快赶走英国军队；他也为我们祈祷，希望我们身体健康。我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他一定想起了弱小的约尼，但并不想大声地说出。“阿门！”一个声音传来，很快盘子被传了一圈。我想教会一定会记下这一天的——12月18日——这一天，一个新的传统习惯开始形成，那就是爱国者（当然是我们这些人）要在每年的这一天感谢曾赐给美国以幸福的上帝。

1777年12月19日 星期五

我被雨雪打在窗子上的沙沙声和另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怪声惊醒。

是敲鼓的声音。

爸爸挤完牛奶回来。他说：“士兵已经来了。”

我和爱丽贝丝、赛莉匆匆忙忙吃完麦片粥，然后各自围上自己的披风和围巾。我们跑到大路上，妈妈正从窗户朝外观望。击鼓声从南面顺风传来，短笛声和鼓声混杂在一起。

“我要去看士兵。”赛莉央求着。但爸爸只允许我们



站在篱笆墙边观看。

“天太冷了。”他说。就在这时，鹅毛般的大雪纷纷而下，田野里白茫茫一片，凸凹不平的道路被白雪覆盖，就像一块块涂上白糖的巧克力。

寒风刺透了衣服，冻得我们浑身发抖，我们两次进屋取暖。终于，透过灰蒙蒙的空气，我们看到他们——三个军官骑马走在前面领路。我们欢呼着跑出去，士兵们平静而瘦弱，眼中的目光让我们屏住呼吸。

“他们没穿鞋。”爱丽贝丝低声说。

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久久地，久久地，谁都没有说话。

洁白的雪地上印上了他们血红的脚印！

现在，我正在楼上写今天的日记。虽然我的蜡烛很短，房间里充满了寒气，但我想我不会再对生活有什么抱怨了。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士兵排着队伍走进峡谷。成百上千的人没有穿鞋，冻硬了的泥土割伤了他们的脚。许多人没有穿裤子，只用破布缠上他们的腿……是的，他们没有裤子，想想他们吧，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看到这些不幸的士兵，妈妈禁不住大叫一声：“天啊！”毫不犹豫，我跑到一个男孩子面前，他看上去和爱丽贝丝的年龄差不多，他光着臂膀，我把披风围在他的肩上，他眼中感激和宽慰的目光令我永生难忘。



赛莉捐出了她的手套，爸爸把一条围巾围在了一个可怜的、正在吹短笛的男孩脖子上。部队通过时，我看到别的人家也像我家一样，做着慰问士兵、向士兵捐献衣物的工作。我不知道教徒家庭是否也这样做，但我能认出波特太太的披风，那是一件蓝色的、带着红色饰物的披风。又有一个人把一条披肩披在了一个小鼓手的肩上。许多士兵被冻得咳嗽起来，流出了鼻涕。爱丽贝丝问道：“我们可不可以带一些士兵回家，到炉边烤烤火？”

这时，我们看到人群中一个骑马的人被前呼后拥着走了过来，可以确定，他就是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他的斗篷垂到马鞍，三角帽上落着一层洁白的雪。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不停地对着士兵喊着口号，鼓舞他们的士气，他的行为举止让人肃然起敬。

现在透过窗子向下望去，我看到树林中掩映着营火，像上百支小蜡烛在瓦利福奇峡谷中闪烁。狂风怒吼，卷起漫天飞雪。多么可怜的士兵啊！没有遮风挡雪的营帐，他们怎么能在这样寒冷的时候入睡呢？

